

故事是在馬拉松結束後不久的某天。原本常常單純來侍奉部打發時間的一色，在這天對侍奉部提出了一項委託。內容是希望可以解決足球部內三名部員不合的情況。然而，事情卻有意想不到的發展……。

### 《想要傾訴的，無法用言語傳遞》

人與人偶有摩擦。

不，我可不是在說什麼下流的東西。馬上想回覆機○少女不會○孕的人還是先停下手吧。如果要用平冢老師的年紀來說，可能 ch○bic 比較合適？話說回來，夜○真的是很棒的女孩呢，雖然有這種女孩在身邊大概是所有男性的夢想，但其實冷靜下來想想沒有也無所謂。畢竟我可不要參加夜會什麼的，晚上還是躺在沙發上打 NDS 實際。

總之，人畢竟是單獨的個體，和其他人有所衝突也是難以避免的。信念、價值、想法還有立場——我們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和他人相左，小至和妹妹爭執誰能吃冰箱的布丁，大至和別的國家因為政治問題發生糾紛。衝突存在於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，而怎麼適當處理衝突想必也讓許多人困擾吧。不過至於前者的問題嘛，讓給妹妹就對了，聽我的準沒錯。雖然說沒有國怎麼會有家，但是沒有家時你也大概也不用管國怎樣了，尤其是沒有妹妹的話，我根本想都不敢想。

說到底——其實處理衝突非常 easy，尤其是對我來說更是再簡單不過了。讓我教大家一個三不原則吧！「不理會、不面對、不在意」。沒錯，只要秉持這三個原則，基本上遇到每個衝突都可以輕輕鬆鬆的解決。

所以，今天在社團裡，我又再度證明了這個道理。

「……牙膏用完本來就應該要把蓋子蓋回去，這明明就是幼稚園的小孩也懂的常識，我真沒想到居然會對某高中二年級的人再講一次。比企谷同學，你確定你可以念高中嗎？在擔心小町考高中的事之前，要不要先改正你無可救藥的糟糕習慣？」

「搞什麼，雪之下，你是我老媽還是什麼不成？那東西有蓋沒蓋到底差在哪？就算蓋了下次用還不是要轉開，說會乾掉，我還真沒看過牙膏因為沒蓋起來所以乾

到不能用的。」

「這不是牙膏乾不乾的問題，是有沒有建立良好習慣的問題。光是從這點來看，就知道你這個人個性邋邋又散漫。雖然這方面其實沒有人不知道，但是你繼續這樣下去，你的家人也太可憐了。要放任自己的話，等比企谷同學孤老終身的時候再說吧。」

「妳居然直接幫我預設人生結局……。」

我忍不住打了個冷顫，可怕的是這搞不好會成真……。

雪之下見我不講話，臉上掛起了勝利的微笑。她繼續追打道：「說到這個，有個說法是上天會對認真過活的人比較好。儘管我個人是不相信命運，但看到你以後我也可以了解為什麼有這種說法了。你簡直就是既不認真運氣又差的典範，比企谷同學，要改善你悲慘命運的方法很簡單，就是先從你糟糕的生活習慣開始改起。還有可以的話，那像腐爛三天的魚的眼神也改一改吧？這樣也許就算你的人生一樣悲慘，至少周遭的人會比較舒服一點。」

「什、什麼悲慘命運，我的命運一點都不悲慘！我長相不錯、個性老實、妹妹又很可愛、加上妹妹超可愛。」

「小企……最後兩個，重複了啦、重複了！」

只是苦笑著看我們爭執的由比濱這時小聲地出聲提醒。要妳管，這麼重要的事我沒提個三次就算收斂了啦！

雪之下好勝的笑意沒有褪下，她舉起細長白皙的手指說道：「長相不錯先不提，習慣糟糕眼神又差勁，駁回。」

「唔……！」

「個性老實？如果你算是個性老實，我也想不到有什麼人是個性扭曲的，駁回。」

「……。」

好吧，的確這點我不好辯解。而注意到我的視線而尷尬地撇過頭的由比濱想必也

只能同意。

雪之下眼看勝利在望，她得意地撥了撥頭髮，用冷淡的語氣說道：「所以，綜觀比企谷同學說的所有優點，就只有小町的確很可愛這點可以承認。但這根本和你個人毫無關係。何況在只能提出自己的兩個優點時，你在這個議題上就已經是一敗塗地了。比企谷同學，你還能大聲地宣告你的人生不悲慘嗎？」

我連忙繼續辯解道：「我、我還講的出更多優點啦！一時想不到而已啦！」

「這種東西不是要花很久時間想的吧……。」由比濱無奈地說道，咦，真的假的！？在自我介紹時，優缺點本來就是最難想的項目吧……？

總之，我在由比濱與雪之下聊到習慣問題時，因為牙膏用完後要不要蓋而爭執了起來。說真的我的確被小町唸過很多次，但我把這件事放在待辦事項的最後面所以從來沒有記得過。說到底，這玩意是誰規定要蓋的？不蓋會影響牙膏品質嗎？如果是這樣，該譴責的是牙膏廠商，怎麼可以怪在消費者的習慣上？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。果然這個社會需要修正的東西太多了，如果神真的存在，祂一定是個很混的管理員。

不過，就如我所提的，我決定放棄與雪之下的爭執，不理會不面對不在意地繼續埋首在書裡。和她爭這個的確一點好處都沒有，第一就算贏了也得不到什麼，第二就算輸了也無所謂，第三則是我本來就吵不贏這女人。

雖然我的確偶爾也會想要吵到讓雪之下心服口服，但很遺憾那是不可能的。因為如果是對的事我根本不需要和她吵，如果是錯的我也沒自信能吵贏，至於在對錯間的模糊地帶方面，吵起來根本沒意義所以我也不想浪費時間。因此再度得證一件事：寧願去找戶塚玩，也不要和雪之下雪乃吵架。咦？這說法好像怪怪的，不過因為戶塚很可愛所以沒關係。啊啊……戶塚啊，如果你也在侍奉部裡就好了……我乾涸的心，需要像綠洲一般的你的滋潤啊……。

這時，房間的門打開了。

「哈囉，你們好呀——。」

我抬起頭看了一眼，進來的女學生有著美麗卻不脫稚氣的容顏，加上這別有所圖的俏皮笑容，不管左看右看都是標準的一色伊呂波，也就是目前的學生會長大人。

她將手舉到胸前揮了揮，便走到我旁邊坐了下來。這小妮子，入侵的真是有夠自然……。

「啊，是伊呂波！嗨囉——。」

「……一色同學，妳好。」

「妳來幹什麼？」

由比濱、雪之下和我分別和她打了招呼。不過我的不算招呼，倒比較近似質問。一色果然對我的態度頗為不滿，她挑起形狀姣好的眉毛，用略高的音調說道：「學長真是的，今天是有事才來的啦——。」

「所以平常來都沒事是吧……。」

「是男人就不要在意這種小事啦，學長就是這樣才沒有女孩子喜歡喔。」

「……。」「……。」

我正想反駁時，抬頭瞄了瞄雪之下和由比濱。不知為何，由比濱露出有些愕然的表情，雪之下則和我對上眼，隨即馬上以不自然的動作看向手上的書。搞什麼，她們為什麼突然不說話……。

我咳了一聲。「……如果是學生會的事就算了吧，我也說過我們不會再幫妳那邊的事了。」

「不是啦——這次不是學生會的事情。」

一色嘆了口氣，用有些困擾的語氣說道：「這次是足球部的事啦。」

「……足球部？啊，妳是足球部的球隊經理呢！」

由比濱拍了一下掌心，隨即困惑地說道：「不過有隼人同學在的話，照理說應該沒什麼大問題才對……。」

我默默點頭同意，畢竟是那個葉山隼人啊……不過妳不說，我還真忘了這傢伙也

是足球部的球隊經理來著。說起來，一色的學生生活真是多采多姿啊。嘛，不過有部分也是我的責任就是了。小伊呂波@要好好努力！

一色揮了揮手，用和說話內容配不起來的悠哉語氣說道：「葉山學長的確把足球部領導的很好，有時我都覺得根本不需要我呢——不過，這次對葉山學長來說真的有點棘手啦。」

「所以說，到底是什麼事啊？」

大概是聽出我語氣中的不耐，一色瞪了我一眼。嗚哇，小伊呂波真可怕……不過她還是回答道：「就是呀，足球部裡的三個社員，最近突然開始奇怪了起來……。」

一色用手撐著臉，露出有些受不了的表情。搞什麼，她這樣刻意裝出來的樣子還真有點可愛……不不不，這樣想不就正中她下懷了嗎？

我一邊看書一邊問道：「怎麼樣奇怪來著？踢球到一半突然變成鋼彈了嗎？」

「那樣也太奇怪了……。」雪之下無力地說道。唷，妳也懂鋼彈？我可是完全想樣不了妳坐在高腳椅上一邊優雅地喝紅茶一邊看 **Seed** 的畫面，不過如果妳真的想看，我倒也不是不能借妳全套喔！

「不是啦～還有學長你舉的例真是不好笑。」一色皮笑肉不笑地回答，要妳管。要是我這麼會說笑話，我還需要每天在教室閉著嘴不成？不過那些人大概不用我說話就自動把我當笑話了。開不開口都能讓人笑，我還真是天生的諧星。製作人也說過「笑容是最重要的」唷！

「所以，那三個人怎麼了嗎？」

由比濱稍微歪著頭問道：「隼人同學最近也沒提到有什麼問題……。」

「啊，葉山學長應該也在煩惱吧——。」

一色不知為何露出了惡作劇的微笑，妳在開心什麼……她豎起了修長的食指繼續說道：「總之呢，足球部有三個一年級生——叫做早宮、赤座和見元，你們有聽過嗎？」

「完全沒有。」

「我也沒聽過呢……。」

我和由比濱答道，雪之下也輕輕搖頭。一色不怎麼驚訝地說道：「嘛，我想也是，他們只是普通的一年級生啦。」搞什麼，那妳幹嘛問？「這三個人呢，在國中的時候就一起踢足球了——他們還曾經拿到縣內優勝呢。關係本來超好的。」

「唉呀這樣不是很好嗎。」我漫不經心地應道，這種事當真怎樣都無所謂。但雪之下似乎聽出了什麼來。她眨了眨眼，細長的睫毛跟著晃動。雪之下開口說道：「……也就是說，他們三人關係變差了對吧。」

「就是說啊——。」

原來如此，因為「本來」關係很好，也就是說這三人的關係變差了。一色這時嘆了口氣。「他們最近很奇怪呢，原本不管練習還是放學，都是一起來一起離開的，可是最近不但常常分開，練習時也不太和對方說話……。」

「那有什麼影響嗎？」

我這麼一問，一色馬上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過來。「……學長，你是認真的嗎？縣內大賽快到了耶！」

「喔，這樣啊。」原來是因為快比賽了，這的確不是個鬧內鬨的好時間。

而由比濱有些驚訝地說道：「不是吧！不管要不要比賽，吵架都不好啦！」

「對嘛——因為如此，足球部最近的氣氛也不太好。用的我在裡面如坐針氈的，所以最近都很快就逃到學生會了——。」一色整個人無可奈何地趴在桌上。這麼說起來，俗話說狡兔有三窟。也就是這傢伙逃到學生會後接著就逃到了侍奉部，真不愧是妳啊。以後就叫妳 **The** 狡兔・伊呂波吧！

「……那麼，妳有問他們原因嗎？」

雪之下思考了一下便向一色詢問道。一色則再度嘆了口氣，煩惱地說道：「這就是讓人傷腦筋的地方啊——他們呀，不知道為什麼，都說『沒這回事』、『沒怎樣』

還是『什麼都沒有』什麼的……對葉山學長也是差不多的回答。可是就算這樣，關係也沒有好起來的樣子，真是讓人很頭痛啊——。」

「是嗎……這種怎樣都不講實話，遇到問題就躲躲閃閃的人真要不得呢。」

雪之下有意無意地看向我，用含笑的語氣問道：「你說是吧，比企谷同學？」

「就是說啊，這種人真是超惡劣，也不知道造成了多少人的困擾。我完全搞不懂這些人在想什麼。」

「你真是出乎意料的敢說啊……。」雪之下受不了地捂住額頭。哼，太天真了，雪之下。要是被這麼簡單的魚餌釣到，我還叫做比企谷八幡嗎？這餌簡直比戰南北部還要難吃，妳還是多練練再來吧。

「總之，這幾天練習時氣氛都很僵啊——。」

一色兩隻手攤在桌上，轉頭用水汪汪的無辜眼神看向我。喂，別這樣盯著我看，我可沒欠妳什麼。不對，就算真的有欠妳，我也沒義務幫忙喔！

由比濱用手指抵著臉頰「嗯——」地開口了。「那我們能幫什麼忙呢？去問問看嗎……？」怎麼，已經確定要接這委託了嗎？真是有夠勤快的，我個人認為一色給的委託可以從長計議喔？很長很長的那種。

「……我想是沒用的。就連是一色同學和葉山同學，他們都不肯透露。更何況是我們這些外人……。」

雪之下思考了一下便如此說道，這麼說也有道理，畢竟並非每個人都像由比濱一樣容易套話，而且是我大概也不會去和陌生人抱怨什麼人際關係。何況我的人際關係從來都沒什麼好抱怨的，就像材木座不會抱怨自己的小說賣不出去一樣。

一色看到兩人開始思考的樣子，高興地從桌上抬起頭。「啊，所以學姊們願意幫我嗎——？太好了！這樣下去真的沒辦法練習說——！」

雪之下看了看她，淡淡地開口道：「……今天沒什麼事，接受這個委託也不是不行。可以嗎？由比濱同學，還有……比（hi）……比……。」

她皺起眉思考了起來。「……過分傢伙（hidoiyatsu）同學？」

「比企谷啦，妳可以不要假裝忘記我的名字嗎？」這女人，真是有夠故意的……。

「咦？真失禮，我可沒忘記，只是一時沒想起來。」

雪之下煞有其事地說道：「你也不會一直記得在路上偶爾看到的螞蟻長什麼樣子吧？就是這個道理。」

「什麼話，失禮的是妳才對。就算是螞蟻我也會記的一清二楚，下次看到螞蟻記得和它道歉，人家明明也是那麼努力活著，沒有比妳高尚也沒有比妳卑微。」

「居然要求和螞蟻，而不是和自己道歉！」由比濱露出吃驚的表情，雪之下則無奈地嘆了口氣。一色倒是不怎麼意外地點頭說著「果然是學長——」喂，我是說真的，別瞧不起蟲啊。特別和蟲很像的我更是與牠們頗有共鳴，甚至可以稱我為千葉的卡夫卡。

「總之，接受也不是不行……不過一色，妳要幫忙啊。」

「那當然！我會盡全力的！」一色的小手擺到了頭前面，做出一個可愛的敬禮動作，靈動的大眼還眨了一下。這小妮子，真是超級會裝可愛的……不，說真的是滿可愛來著。要不是她一心向著葉山，我早就不知道心動幾次了。沒錯，此人就是國民情人・伊☆呂☆波唷——！

好吧，既然接受了這委託，就來想想辦法吧！我將書放在桌上，交叉雙手閉著眼思考著。什麼情況朋友間會吵架……什麼情況呢……嗯……是我的話……。

「不對，我根本沒朋友來著！」

突然想起這事實，我猛然睜開眼。隨之而來的是雪之下憐憫的眼神，怎樣，妳明明也是沒朋友的那群。不然妳說說看啊！

雪之下大概知道了我的想法，她得意地笑了。「……比企谷同學，你可能搞錯了。這次的重點並不是解決他們的不和，而是處理足球部因此導致的練習不順問題才對。」



「……是也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咦？小雪乃是什麼意思？」

由比濱眨眨眼表示不解。「要處理那問題，不就要從那三個人開始解決嗎？」

「不，有個更簡單的方法。」

雪之下撥了撥頭髮，用理所當然的語氣說道：「……叫那三人和好前禁止參加練習就好了。」

由比濱和一色聽到後都楞住了，不過如果要解決練習時的氣氛問題，這的確是最快的方法沒錯。一色是球隊經理，如果她能讓葉山也接受的話，讓那三人暫停練習大概也不是難事。

不過楞完後，一色連忙搖頭否定了這意見。「不、不行啦！那三人是很重要的戰力，很多核心戰術都是有他們才能執行呀！只要一個人不來，這次的比賽就會糟糕了！」

「原來他們那麼重要啊……。」

「……那就得換個方法呢。」

由比濱「唔～」地撫額思考，雪之下則放棄了原本的想法。而我用指甲敲了敲桌面。「對了，他們是踢什麼位置來著？」

聽到我的疑問，一色皺起了眉回應道：「啊？這個重要嗎……？」

「別管，快告訴我。」

一色碎碎念著「什麼嘛——」表達不滿，不過還是回答道：「嗯——早宮是守門員、赤座是中前衛，見元的話是前鋒。」

「前鋒……？啊！第十一位那個嗎？」由比濱聽到後想了想才興高采烈地說道，沒錯唷，是第十一位那個前鋒！順帶一提那部真的不怎麼好看，不過其實每一部都在爆炸，所以看到炸彈時我倒也見怪不怪。如果有哪天完全沒爆炸了才是爆炸

性的發展吧。

倒是一色回答的這麼順，看來她出乎意料地也好好的在當球經。我看向一色，而她困惑地回望。「……怎麼了，學長？」

「不，只是在想妳真的是球隊經理啊……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呢～？我本來就是啊。」

一色嘆了口氣，她搖頭說道：「不過呀，現在才知道我很能幹已經太晚了！學長，這次的分數是得不到囉——。」

「那種東西妳自己收好吧。」

「哼——真沒意思……。」

一色又稍微發了發牢騷，而雪之下這時開口了。「……那個，守門員和前鋒我知道，中前衛是負責什麼的？」

在一色還沒說話時，我便直接回答道：「有點像足球裡負責輔助的位置吧，負責傳球給前鋒得分或是做一些防守什麼的。」

「唔，小企真了解耶！」

由比濱有些驚訝地看向我並問道：「難道你以前踢過足球嗎？」

「哼，可別瞧不起我，我有段時間很喜歡足球。」

我自滿地哼了口氣，但很快消沈了起來。「……不過，很快我就知道這運動的缺點。」

「你一開始就應該想到吧？」雪之下馬上就知道我要說什麼，她壞心地笑了。「這種需要兩人以上的運動，對比企谷同學來說實在太高難度了。」

「……沒錯。」

我難過地說道：「乒乓球還可以，不過足球的話，小町怎樣都不和我玩啊……。」

明明有人說過足球是朋友，沒想到這運動居然還要朋友才能玩……搞什麼東西嘛……。

室內陷入了尷尬的沉默。唉，不過其實也無所謂，因為我後來還是發現了怎樣一個人踢足球。就是在牆壁上畫個足球門，想像自己是正在關鍵十二碼踢球的球員，最後當然是以我戲劇性地進球作為結尾，順帶一提是腳內側踢。不過自從不小心把球踢進河裡後我就再也沒玩過這種遊戲了，什麼互踢十二碼，還是打打道館，挑戰四大天王比較實際。

一色這時安慰性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「嘛，那個、學長……我不太會踢足球，不過如果學長想的話，我可以拜託葉山學長和你一起踢唷？」

「別這樣，有夠可悲的。」而且妳原本還想和我一起踢？拜託，就算妳會，我也不會和妳在足球場上奔跑的。

「有什麼關係？反正你這人已經夠可悲了。」雪之下落井下石地插了話，妳真的一天不諷心不甘耶。妳這樣一直諷，眼睛都不會乾嗎？

由比濱打圓場似地說道：「不過感覺很有趣呢！隼人同學和小企一起踢球什麼的，完全沒辦法想像嘛。」拜託妳別想像這種東西好嗎？請想像一些更美好的東西，像是戶塚只穿著襯衫說早安、戶塚在耳邊小聲說喜歡、戶塚踮著腳想拿高的東西之類的畫面，不覺得那才讓人心情愉快嗎？

我咳了一聲。「……總之，踢球什麼隨便了，那三個人一直是這個位置嗎？」

一色因為這突然的問題呆了一下，不過她很快地回答道：「是呀～他們在國中就是這位置。怎麼了？」

「沒有啦，只是在想該不會是搶位置的問題……。」

「唉唷，學長，不會是那個問題啦～」

一色無可奈何地解釋道：「而且他們都已經是那些位置很久了，如果要爭，這時才開始爭也很奇怪吧——？」

「這麼說也是……。」

「那、那會不會是和足球部沒關係的問題呢？」

由比濱舉手提出了不同的意見。「像是，嗯……喜歡上同個女生……什麼的？」這傢伙，真是很喜歡這種八卦……。

「那也不太可能呀——赤座好像本來就有女朋友了，早宮和見元的話，記得他們也和戶部學長提過目前沒心思談戀愛啊——」

一色一邊喝著雪之下倒給她的紅茶一邊說道：「而且，我和見元同班啦。他算是個滿好懂的人吧？如果他喜歡誰，班上應該會有傳聞才對～。」

「既然他算好懂，妳就去問他到底他們在吵什麼不就好了？」

「沒辦法啦——雖然他的表情一臉就是發生過什麼，但他就是不肯繼續說下去嘛。」

真是有夠麻煩——一色的表情明顯地這樣寫著。而我們四人為了思考其他方法而安靜了一會。不久後雪之下開口了。

「……光是我們用猜的，也得不出正確答案吧。」

雪之下輕輕摸著下巴，漆黑的髮絲散落了一些在桌上。偶爾露出的白皙肌膚讓我的視線不禁飄移不定。她繼續向一色提問道：「一色同學，妳有任何他們可能爭吵的線索嗎？」

一色用手背撐著頭思索了起來。「嗯——線索、線索嗎……有點難想呢，畢竟平常我沒有特別注意他們～。」

「妳啊，都在看葉山吧……。」前面還覺得妳有認真當球經，如今我要收回這感想。妳在足球部到底都幹了些什麼來著？

「不是啦！學長，你誤會了啦——。」

一色感受到我看破的視線，連忙辯解道：「我雖然要記錄他們平時練習的表現，可是不需要連他們聊了什麼也記下來嘛！而且他們私下大多都和彼此相處比較多，

就算他們發生過什麼事，我也不會知道啊！應該說知道才奇怪吧——」

「這麼說也是。」不如說，一色知道其中誰有女友、誰和學長說過什麼話就已經很厲害了。我的話大概連他們的名字也記不起來，搞不好根本不會發現他們在吵架。

「不過，真要說起來……」一色歪了一下頭，纖細的手指輕輕點著自己櫻紅色的嘴唇，這動作也是十足的可愛，改天要求戶塚做一次好了。「我記得一開始發現不對時，我跑去問見元，他好像說了『我也搞不懂，赤座那傢伙——』什麼的，不過他馬上就閉上嘴了……。」

「……所以，是那個叫赤座的人開始的嗎？」

我問道，一色雙手抱胸，不確定地答道：「不知道耶～不過，那時見元的表情呀，好像變得滿嚴肅的……這麼想起來，他該不會那時就知道原因了吧——？」

「那麼，一色同學……有沒有其他人的說法呢？」

雪之下思索著提出了疑問，一色再度閉上眼回想了起來。

「……嗯——我在問的時候，赤座好像瞪了正在練習的早宮一眼。早宮的話嘛……記得他說了『妳去問見元吧』就走掉了。」

「聽起來真複雜……。」

雪之下有些頭痛似地說道，而我也皺起了眉。這些人，到底在搞什麼鬼……所以說是一個 A 不爽 B，B 賭爛 C，C 怪給 A 的詭異情形？現在是在演哪齣，藍色蜘蛛網嗎？

「是吧——而且他們也不肯說別的了，唉～」

一色贊同地點著頭。「我是真的沒辦法了，才來這裡求救的啦。」

「唔——感覺真的不好處理……。」由比濱露出苦笑，她看了看手上的手機說道：「啊！還是我傳郵件問問看隼人同學？也許他會知道什麼。」

「不、不用啦！」而不知為何，一色慌亂地揮舞著雙手阻止由比濱。「葉山學長很忙啦，為了這種小事打擾他不太好——。」

「小事？妳明明說過他大概也在煩惱這事……。」

「是沒錯啦，不過學長你想想嘛。如果在他困擾時，我就船過水無痕的漂亮了結這件事，他對我的好感不就會 **upup** 再 **up** 嗎？」

一色「嘿☆」地掛上了俏皮的微笑，雖然這笑臉可愛是可愛，但她後面的盤算真讓我無法由衷地欣賞。還有 **upup** 再 **up** 是什麼鬼？妳是在玩什麼手機遊戲嗎？葉山好感，超絕 **up**！

不過，難怪剛才提到葉山也在想辦法時，一色一臉高興的樣子……這小妮子的如意算盤簡直打的比如意棒還如意。還有她的積極度也真是讓人歎為觀止。戀愛大師・一色☆伊呂波！是妳？

我低頭想了想，隨即抬頭說道：「……不行，還是得找葉山問問看。」

「咦——。」

「他好歹也是足球部的社長，目前的線索太少，可以問的相關人士都要問過一遍。」

一色不滿地鼓起臉頰，我看了她一眼。「……話說，妳也不用糾結在事情解決完才讓他知道吧？什麼為善不欲人知早就過時了。早點讓葉山知道妳也在想辦法，他的好感不也會 **up** 嗎？」

「唔，小企好像說了很有道理的話……。」

「正因為他是為善不欲人知的反面教材，所以才會那麼清楚吧。」雪之下一本正經地說道，那是啥，為惡欲天下知？我才沒那麼愛秀好不好，想要全世界看到自己做了壞事根本是國中二年級才會有的想法，我可不會不管哥哥死的原因是什麼都想摧毀木葉好嗎？壞事就是要偷偷地做。就和青春就是要浪費一樣，我可沒有缺字喔！

「嗯——好吧，這麼說也對。」一色似乎也接受了。雖然看起來頗為任性，不過一色其實是講道理的人，這點在認識她不久後就可以發現。話說在這個侍奉部裡

的女性不是太不管道理就是太講道理，一色在這兩人中間還真是取得了不少的平衡……。

「總之……既然現在有空，我就去找葉山吧。」

我拿起掛在椅背的外套站起身，一色也跟著站了起來。「啊，那人家也去！」

「不不不，妳有別的事要做。」我揮了揮手，一色疑惑地看向我。雪之下這時點了點頭出聲道：

「……原來如此，相關人士，對吧？」

「對，葉山我去問就好了。」

「你們在說什麼啦～所以我要做什麼？」

一色的視線轉向了雪之下，雪之下輕輕咳了一聲。「……一色同學，妳可以再找他們三人談談嗎？」

「可以是……不過我想可能也沒什麼用吧？畢竟他們什麼都不說……。」

「……問話是有技巧的，同樣的問題用不同的方式再問一遍，也許會有不一樣的答案。」

聽到雪之下這麼說後，一色眨了眨眼，用有點撒嬌的語氣繼續說道：「可是，和他們說話很悶耶。我沒事不想——欸！」

話說到一半，雪之下凌厲的眼神就掃了過來。一色像是受驚的小貓一樣縮了一下，隨即躲到了我的身後。喂，我可沒有兼職做擋箭牌！「我知道、我知道了！我再找他們談！」

「……很好，我會給予協助的，就請妳先約他們出來吧。」

看來一色再度體會小雪乃的恐怖之處了，這點可是品質保證喔！總之，問話就交給雪之下和一色吧。尤其是雪之下，在這方面絕對是出類拔萃。我看向由比濱。「由比濱，妳混亂的人際關係現在也可以用上了。」

「什麼混亂！別講的人家好像是什麼不檢點的女生啦！」由比濱生氣地回應，我沒有理會她。「妳就打聽看看最近足球部有沒有什麼事件吧，妳應該在足球部裡也有認識除了葉山的人，交給妳了。」

「唔——。」由比濱思考了一下點了點頭。「雖然不能保證，不過人家盡力吧！」

「喔，那我就先去找葉山了。」

「……嗯，麻煩你了。」

「小企，加油喔——。」

「學長，萬事拜託了～。」

三人各自向我說道，是我的錯覺嗎？總覺得其中一人超敷衍來著……我穿上外套並打開門，因為室內有暖氣的關係，走廊的冷風不禁讓我顫抖了一下。

總之，儘快把這事辦完就可以早點回家。盡力在今天內了結這件事吧！

在我走到足球部的練習場地時，正好是他們的休息時間。葉山那傢伙在哪……我四處張望了一下，很快地在場邊發現他的身影。他一如往常散發著勝利組的氣息，臉上掛著明亮的笑容和周遭的人談話。葉山隼人，你以為躲起來我就找不到你了嗎？沒有用的，你是那樣拉風的……算了，還是別繼續吧。一想講下去，就覺得喉嚨癢癢 der。這莫名的感覺真是太神啦 R！

就在我猶豫要怎麼去搭話時，葉山先注意到了我。他向旁邊說了幾句話便向我走來。這傢伙有夠八面玲瓏，真讓人火大……。

「怎麼了？你怎麼會來這裡？」

葉山開朗地笑著。「我猜，應該不是想參觀社團活動吧。」

「……一樣，工作。」



我低聲用乾涸的語氣說道：「你們的球隊經理提出的委託，想來問問你的意見。」

葉山聽到後有些驚訝，不過他很快地點了點頭。「原來如此，伊呂波嗎……？」

他露出無奈的微笑。「……也就是說，你是來問見元他們的事吧。」

「……沒錯。」

果不其然，葉山十分聰明。一聽到我說的是球隊經理而不是一色，他馬上理解到我是為了足球部的事而來。既然如此就好辦了。

「雖然一色說他們什麼都不肯講，但你應該知道些什麼吧。」

聽到我的問題後，葉山躊躇了一下。他轉頭望向後方的足球部。「……這邊不好說話，我們去中庭吧。」

我們於是走到了中庭。一到校舍的陰影處，葉山便頭也不回地開口：「不過，我沒想到伊呂波會去找你們……。」

「你沒想到的事可多了。」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——不過，這句話對於葉山準人並不適用，因為他往往都只想到別人。葉山回過頭，露出一如往常困擾卻溫和的笑容。他雙手抱胸，清爽地說道：「你啊……還是老樣子，個性真差啊。」

「要你管。」如果像你這樣子就算是個性好，我寧願一輩子個性差。

比起有暖氣的室內，外面實在是很冷。我的雙手擠在口袋裡不停顫抖，牙齒也喀喀地敲個不停。趕快問完吧……「總之，你身為社長，應該會問到一些線索才對……。」

葉山看了我一眼，眼神瞬間銳利了起來。「……就算我的確知道，我也不打算告訴你。」

我楞了楞。看到我的反應，葉山苦笑了一下，他恢復成原本和善的表情並說道：「……要是我這麼說，你要怎麼辦？」

「還用說，就這樣告訴一色啊。」

我想都沒想就直接如此回應，葉山聽到後也楞住了。他隨即嘆息道：「你這個人……真的是，不僅個性差，還很擅長找人的弱點啊……。」

「真是多謝你的誇讚啊。」

……沒錯。就算葉山不告訴我，既然聽到我這樣說，他就不可能會拒絕——只要他還是葉山隼人，他就無法否定一色的期待。葉山再度嘆了口氣。「原本我打算自己處理……但既然是伊呂波拜託的，就這樣沉默也說不過去。」

「沒錯，所以拜託了，快把你知道的說出來。」

「……好吧，不過我也不覺得我問到了什麼。這樣也可以嗎？」

「無所謂，畢竟現在的線索太少了。」

葉山思考了一下，他緩慢地開口說道：「他們爭吵的原因，似乎和他們國中那時的比賽有關。」

「比賽？」

「就是他們國中最後的比賽，不曉得你知不知道，他們在國中時曾獲得縣內冠軍。」

「……啊，一色好像說過。」

我皺起眉。「不過，都贏了有什麼好吵的？」而且就算要吵，都已經高中了才吵也太晚了吧。這是什麼超遲的找戰犯大會？

「……這點我也不清楚。我問了好幾次，見元才勉強說了一句『大概是國中最後那場比賽……』，不過之後的他就什麼也不肯講了。」

葉山困擾地笑了。「說實在，真的很傷腦筋啊。比賽都快到了，這樣下去實在是……。」

「……對了，為什麼他們非得上場不可？」

我問道：「他們還是一年級吧？主力不都是二年級嗎？一色卻說他們是很重要的戰

力，要不然在他們和好前禁止練習就好了。」

「喔，沒想到你也會注意到這種事啊？」葉山戲謔似地看了我一眼。「這次的比賽是校際的交流賽，雖然二年級可以上場。但這三人在未來會是我們的主力，所以我們決定設計以他們為核心，二年級生作為輔助的戰術。他們練習的很認真，所以我也不能因此禁止他們練習。」

葉山猶豫了一下才繼續說道：「當然，能趕快和好是最好的……要是繼續這樣下去，他們以往練習的成果很有可能沒有回報，不管他們會不會和好，對他們來說都會是個遺憾吧。」

「……。」

「總之，我知道的也就那麼多了。」葉山露出抱歉的表情，他接著像是想到什麼一樣開口了。「……但是，要是你有空的話，可以去看看他們國中的那場比賽，足球部室裡有錄下那場比賽的光碟。不過我現在還要練習，不能幫你拿……。」

「啥，那我要怎麼看？」

「你可以請伊呂波找找看，她應該知道放在哪。」

「啊，對喔。」我都忘記她了……彷彿能聽到腦中的一色不滿地說「學長真過分——」。

葉山看了看校舍旁的時鐘說道：「總之……我得回去了。如果你有什麼發現再告訴我吧。」

「喔，多謝了。」

「對了，這件事……是伊呂波拜託你的嗎？」

葉山突然如此問道，我莫名地回應：「不……她委託的是侍奉部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。」

葉山沉默了幾秒，過了一會，他抬頭看向我。「比企谷，你有踢過足球嗎？」

「如果純粹就這個動作來說的話踢過。」

「我想也是。不過，是你的話……也許可以發現什麼別的線索吧。」

葉山不知為何開始講了一些令人摸不著邊的話，你到底什麼意思，那影片是鬼片來著？球員七天後會從電視衝出來射門？葉山看到我疑惑的表情露出了一絲苦笑，他抬頭看向了即將被夕陽染紅的天空並深深吐了口氣。「……那影片我也看過了，的確是場精采的比賽。」

「什麼，你看過了？」搞什麼，那你還叫我看？「你有看出什麼東西嗎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要我說的話，我只有一個想法。」

葉山看向我，用複雜的表情笑著說道：「……足球這運動，一直都不是一個人踢的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東西？明明也可以一個人踢好不好。」和我這一人行大師說這種話，你是想找碴不成？小心我錄個我七七四十九天獨自踢球的影片，包準看了嚇死你。

總之，聽到我這麼說後，葉山只露出苦笑便揮揮手回去練習了。好吧，至少有問出一點東西……我看了看手機，還有點時間，今天應該還可以看看葉山說的影片。於是我轉身往侍奉部的方向走去。

但是，在我剛走到門口時，卻看到由比濱站在門旁，很無聊似地在用手機。一看到我，她就緊張地比出個「噓——」的手勢。隨即她小聲地說道：「裡面是最後一個了，等一下吧……。」

「……啊，妳們約他們來這裡談是吧。」

原來如此，剛才在走廊上時遇到穿著體育服的就是一色口中的那三人之一吧。至於為什麼由比濱不在裡面，大概是因為外人越少越好的關係。我低聲問道：「……妳有問到什麼嗎？」

「嗯！我有傳郵件問足球部的朋友，他們說最近那三個人真的變得很奇怪，在一起的時候幾乎不和對方說話。之前還差點吵起來喔！」

由比濱重新操作起手機，一邊看郵件一邊說：「嗯——好像是兩天前，我朋友說見元還有早宮在更衣室的時候，見元好像先說了『你們到底是怎樣』，早宮很不高興地回他『我才想問你們呢』之類的，不過馬上被二年級的學長罵說『要吵給我出去吵』。然後他們互瞪了一眼，見元就先走了……。」

由比濱接著看向我。「我這邊就問到這個而已。小企呢？隼人同學有說什麼嗎？」

「他叫我去看他們國中那場比賽的影片，葉山說可能有關係。」

「比賽？小伊呂波不是說他們最後贏了嗎？」由比濱疑惑地歪著頭。「真是的，總覺得事情好複雜……。」

「……等一色她們問完再說吧。」

我們再等了幾分鐘後，大門打開了，隨之走出的是一個身材高大，穿著體育服的男生。他看了我和由比濱一眼，低頭致意後便離開了。不愧是體育系社團，連對我這種人都這麼有禮貌……我和由比濱走進侍奉部，雪之下和坐在一旁的一色看向了我。

「……還真快呢，有問到什麼嗎？」

「啊，學長～葉山學長說了什麼——？」

我搔了搔頭。「他說似乎和他們國中最後那場比賽有關係……但就這樣而已，葉山還叫我去看那場比賽的影片。」

「欸？他們國中的比賽？」

一色困惑地用手指抵著臉頰。「他們那場就贏了啊，有什麼好吵的～？」

「隼人同學會這樣說，應該是真的有什麼理由吧……。」坐到雪之下身旁的由比濱哈哈地苦笑著。

「誰知道？一色，妳知道那光碟放哪吧，等等去找來看看。倒是妳們有收獲嗎？」

不知為何，被我這樣問後，一色臉上浮出有些畏懼的表情。她站了起來跑到了我身邊。「……學長，那個……。」

「啊？怎樣……。」

一色做出了個「過來！過來！」的手勢，雖然很莫名，不過我還是靠向了她。一色往上湊到了我的耳朵旁小聲地說道：「雪之下學姊，好可怕喔……。」

「妳現在才知道嗎？」不過，現在發現也不算晚。等等要不要簽個名，成立個「雪之下好恐怖協會」？會長就由有切身之痛的我來擔任，副會長就給一色當，由比濱就扮個吉祥物吧。我相信再宣傳一下，材木座應該也會加入。

「……你們在說什麼呢？」似乎察覺到我們在說她的壞話，雪之下漾起和藹的微笑。不過那眼睛裡一點笑意都沒有。感受到雪之下如冰山般龐大壓力的一色連忙猛烈地搖頭。「沒、沒事！只是覺得雪之下學姊問話的方式很厲害啦！」

雪之下輕輕嘆了口氣，她撥了撥頭髮，似乎有些遺憾地說：「不過，我認為沒問到什麼……。」

「真的假的，在妳面前他們還敢不說？」

「你在說什麼呢？我從不逼別人做任何事情吧，比企谷同學？」

「……這麼說起來還真的沒有。」妳也懂尊重友善包容嗎？那麼希望妳今後也可以踏實地做到，尤其是對我、對我還有對我，謝謝。

「總之，剛才我們分別和三個人談過。整理下來的話，他們的說法各自是……」

雪之下拿起了桌上的筆記本。啊，上面那個貓的圖案好可愛，哪裡買的？「見元同學表示真的不知道赤座同學和早宮同學是怎麼了，赤座同學則是只說了『我不知道，難不成早宮也……』之後就三緘其口，最後來的早宮同學先是問我們其他兩人說了什麼，我們據實回答後，他安靜了一下便說『不管怎樣，這和你們沒關係吧？』。」

「……。」

「大概就這樣了。不過，在問話時，有一點讓我很在意……。」

雪之下靜靜地闔上筆記本，她抬起頭說道：「他們的態度都十分猶豫，總有種欲言又止的感覺……。」

「就是說啊！感覺都要講不講的，他們一定發生了什麼啦～」一色嘆氣並說道：「怎麼會有人比學長還麻煩啊……真是讓我驚訝呢～。」

「什麼話，我根本單純到不行，真要說起來妳還添了比較多麻煩吧。」

「咦？」一色歪了歪頭，手指抵著臉頰。「添麻煩？人家做過那種事嗎？」

「妳居然給我裝傻……。」而且這傢伙無辜的樣子真的是有夠做作，但是又做作的很可愛，讓人生不起氣……「總之，先去找那影片出來看吧。把光碟拿到這裡用筆記型電腦放就可以了吧。」

「……電腦不在這裡。」雪之下插話道：「平冢老師說今天開會要用到，所以拿走了。」

「嗯～那大家去足球部看吧，我們社辦裡有電腦。不過不是筆記型電腦就是了。」

一色提議道，由比濱疑惑地眨了眨眼。「不過我們不是部員呢，可以用你們的電腦嗎？」

「唉呀～沒問題的啦，這時間大家都在練習啦。真的有人再適當的敷衍過去就好了～。」一色擺出「萬事 OK 啦——」的表情並隨意擺著手。這小妮子真會投機取巧，真不知道她到底和誰學的。如果讓我發現一定要好好數落加譴責那傢伙一頓。

「……不過，畢竟是一色同學提出的委託，讓我們借用電腦應該是合理的。」

雪之下站了起來。「時間也不多了，先去看完影片再做討論吧。」

於是我們四人暫時離開了部室。一走出走廊，彷彿能將人凍結的低溫馬上迎面而來。我因為剛才在外面待過一陣子所以還算習慣。但其他人就不一樣了。由比濱顫抖地說道：「嗚哇——剛才就想說了，外面真的好冷……。」

「就是說啊——。」一色似乎也有些發抖，她拉了拉我的袖子。妳又要幹嘛……  
「學長，我聽說男生都不怕冷喔？所以把外套給人家啦～」

「那只是謠言，我超怕冷的。低溫絕對可以排在我討厭的前三名之內。」而且把外套給妳會不會太那個了一點，妳沒想過妳身為一個學生會長，穿著男生的外套在走廊上晃悠會怎樣嗎？何況沒穿外套的我還跟在旁邊。光是想到那情形，妳不怕我都怕了。

而不知為何，雪之下的視線朝我射來。她先看了看我，再看了看自己的外套。在注意到我的目光後，她迅速地轉開頭看向旁邊。這傢伙為什麼鬼鬼祟祟的，真不像她……。

「總之，這時候就要這樣～！」沒有理會雪之下的舉動，由比濱愉快地抱上了雪之下的手臂。在雪之下正想出聲時，一色也高興地說「啊，真是好方法！」並抱住雪之下的另一隻手。雪之下就這樣被夾在了中間，她接著發出了不可置信的嘆息。

「……雖然我想講了也沒用，不過希望妳們在這之前可以先問我的意見……。」

「小雪乃的話一定會拒絕的嘛！所以這樣最快囉！」

「雪之下學姊好溫暖～。」

看到由比濱幸福的表情以及一色不再發抖的身體，雪之下也只能再度輕聲嘆氣。  
「……好擠，好難走路……。」

即使比起以往，現在還多了個一色來取暖，但雪之下看來也默默地接受了。話說妳這傢伙光是說我，自己不也開始寵她了嗎？我是知道一色是妳難得比較親近的學妹，但妳們可別繼續發展下去啊。妳和由比濱的關係已經有點糜爛了，再加個一色的話……那畫面太美我當真不敢看。

我跟在和樂融融地抱在一起的三人後面默默地走著，不久後便到達了足球部室。一色熟門熟路地打開了房門，體育社團特有的些微酸味飄了出來。

「學長，電腦在角落。先幫我開吧～人家去開暖氣。」



一色俐落地跑了進去，我和雪之下與由比濱跟著走進房間。

這間房間的擺設相當簡單。兩旁擺著看起來像是可以放置個人物品的櫃子，門右邊的角落如一色所說放了台電腦。於是我將電腦打開，再次看向周圍。

在房間的中央有一張長桌，在長桌的後方是頗有高度的鐵櫃，上面放著三個獎杯，獎杯下墊著一塊布。看來應該是足球部歷年得到獎杯的都擺在那裡。在鐵櫃左方則是比較矮的木櫃，木櫃上有另一塊深色的布蓋著不知道是什麼的物品。湊近一看才發現下方也是獎杯……呃，為什麼要分開放啊？

「啊～冠軍才會放在鐵櫃上啦，他們國中的也有唷？其他的因為擺不下所以用布蓋著。」

一色像是發現了我的疑問，她輕快地回答。而我踮腳拿下了其中一個冠軍獎杯，和蓋著布的獎杯比較了一下。「……搞什麼，都長得一樣啊。只有字不一樣。」

「因為主辦單位每年都一樣嘛～他們可能是嫌麻煩吧？」

「啊，這裡有隼人同學的照片！」由比濱突然看著櫃子喊道，我朝那方向瞥了一眼。葉山和一群人穿著球衣，掛著開心笑容的照片貼在了櫃子上。我的雞皮疙瘩不禁跑了出來。果然這個房間和我實在太不合了，得趕快出去才行……。

「……一色同學，影片在哪裡？」

雪之下倒是一如往常的淡定，一色一邊翻找著另外一個櫃子一邊說道：「等一下喔～我記得是放在這裡……咦～啊！找到了。」

一色笑咪咪地把光碟遞給我，搞什麼，是我要放啊……我將獎杯放回去。坐到電腦前默默地把光碟放入光碟機。看起來頗有年紀的電腦發出讀取的噪音後，影片便自動播放了起來。

不過，放了以後我才發現這姿勢不對。因為螢幕不大的關係，其他三人都得湊近才能看的清楚。雪之下和由比濱都微彎下腰看向螢幕，前者垂下的漆黑秀髮若有似無地觸碰著我的手臂，而後者偶爾呼出的吐息也讓我坐立不安。一色甚至將雙手都放在我的肩膀上，從我後方探出頭來。太近了、太近了，近到我生活無法自理！還有她雙手柔軟的觸感也讓我心神不寧。妳們可以各退一步嗎？聽說這樣可

以海闊天空喔！

「……小企？不看嗎？」

「喔、嗯……。」

由比濱疑惑地問道，我只好姑且將注意力放到影片上。

影片本身沒什麼好說的，就有如葉山所說是場精采的比賽。雙方的實力相當，有來有回。如果不是被爆雷，我還真猜不到贏方是誰。這部影片應該是有將重點部分剪接過的版本。在最後幾分鐘時，A 隊因為 B 隊的失誤而得到球權並發出一波凌厲的快攻，但 B 隊的守門員驚險地守下了 A 隊的射門，接著一記漂亮的長傳後傳給了在前場的三號，三號在穿過一個敵人後精妙地傳給十號，比賽便在十號戲劇性的成功射門後結束。

「……真是場好比賽。」在看完後，雪之下感慨地說道。由比濱和一色也頗為贊同地點頭。的確，這是場沒有人會有疑問的精采賽事。但是……。

「那個守門員……就是早宮吧？」

由比濱吐了口氣。「三號是赤座，十號的話是見元。他們沒什麼變呢……。」

「是呀～而且這場比賽真的很經典，很多學長也因為如此，在他們還沒入社前就知道這三個人了。」

一色雙手抱胸，嘆了一口氣。「……不過，這部影片我也看過呀。到底有什麼線索呢～？」

我搖了搖頭並站起身。「……妳們再看一次吧，我去一下廁所。」

「啊，好～小雪乃，妳坐著吧？」

她們三人於是重新看起了影片，我看了她們幾眼便向門走去。在開門的同時，一色看向了我說道：「啊，學長，記得關門喔！外面超冷的說。」

「這天氣，誰會開門啊……。」我無力地回應，同時走出房間。

過了不久後，我開門回來。三人似乎剛看完，一色轉頭看向我，不滿地說道：「好慢喔，學長～。」

「……你開關門都太大聲了，這是別人的部室，請有點禮貌。」而雪之下頭也不回地如此說道，我隨口回應：「好好好，妳們發現了什麼嗎？」

雪之下聽到我敷衍的回答，她放棄似地輕輕嘆氣並轉身看向我。「……雖然我們討論了一陣子，但沒發現什麼疑點。」

「我本來就不懂足球嘛……唔——。」由比濱則是閉著眼，很努力思考的樣子。彷彿可以看到她頭上無數的問號。一色也贊成般地點頭……等等，妳怎麼可能不懂足球，妳是足球部球經耶！

「總之，現在的時間也差不多了……今天就先結束吧，明天再試著討論。」雪之下看了看時間，決定今天就此作罷。一色無奈地說道：「也只好這樣了……。」

於是，我們四人離開了足球部室。拿完書包後，在離開校門前，雪之下說道：「那麼，今天回去後就想想看可能的原因吧。」

「嗯，好！」由比濱精神滿滿地回應，一色也頗有幹勁地舉起小小的拳頭說「喔～！」

「那我先走一步……。」

我牽著腳踏車轉身想要離開，卻被雪之下叫住了。「比企谷同學……。」

我回過頭，由比濱和一色在一旁交談，而雪之下眯細了眼看向我。「……你沒有任何發現嗎？」

「……沒有啊，誰看得出來？」

我回應道，雪之下聽到後垂下眼，修長的睫毛隨之晃動。不知為何，她淡淡地微笑了起來。「……你真的也和他們差不多呢。」

「啊？妳在說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那麼明天見了。」雪之下在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後便轉頭離去。而由比濱和一色分別說著「小企，拜拜——」和「明天見，學長。」後也隨之離開。

……漫長的一天總算過去，我抬頭仰望染上紅色的天空，微微透露著鮮豔橘光的雲彩緩慢地飄蕩著。讓人看了不禁心情放鬆。

「……可惜人生沒辦法這麼悠閒啊。」

我咕噥道，不過當雲悠不悠閒誰也不曉得，畢竟誰也沒真的當過雲。感覺濕氣一重壓力就會很大，還會被同伴嘲笑「那傢伙就是不下雨耶～不知道在堅持什麼～真的好噁心」之類的，這樣想想，其實當雲也不輕鬆嘛！

總之，先回去吧……我騎上腳踏車，用懶散的速度慢慢騎回家。

但是，在隔天的社團時間，我的悠閒時光很快地再次被打破。

時間是在我與由比濱剛到侍奉部大概十幾分鐘後，正當我們正想等一色過來再討論時，房間的門被粗暴地敲了起來。

「……。」

聽到這來者不善的敲門聲，由比濱和雪之下的臉都沉了下來。雪之下用冷淡的聲音說道：「……請進。」

就像是等了很久一般，房門馬上被用力打開。三個穿著體育服的男學生鐵青著臉跟著走了進來。最後則是一臉慌張的一色。

「……怎麼了，伊呂波？」看到他們臉上的表情，由比濱小心翼翼地問道。帶頭的其中一個將頭髮挑染成金色的學生還沒等一色回答，就用低沈的聲音說道：

「……請還給我們，現在我們還可以當做沒這回事。」

「……見元同學，做事要有先後順序。」

雪之下用清冷的聲音說道：「我不知道你們為何而來，但是請你先說明發生什麼事

了。這裡不歡迎沒有禮貌的人。」

看來這傢伙就是見元了，他的臉色瞬間更加憤怒。但他隨即低下頭來。「……我道歉，請趕快還給我們。」

「還給你們？你說的是什麼東西……。」

由比濱疑惑地問道，一色像是終於找到機會一樣馬上插話。她用藏不住的慌張語氣說道：「那個啊，就是……他們的獎杯不見了啦～。」

「獎杯……。」雪之下看向了我，我對她使了個眼色，舉起手說道：「我是有拿起來看，但我放回去了。」

「你少裝傻了！」

其中一個身材最壯碩的人怒聲說道：「聽一色同學說，昨天來過足球部的外人只有你們了。不是你們，還會有誰拿走！？」

這傢伙我沒有看過，所以應該是昨天的第二個人，也就是赤座吧。我深吐了口氣低聲說道：「……誰說一定是我們拿的了，搞不好是……對了。」

我抬頭看向他們三人。「也許是你們其中一個人拿的啊。」

「什……。」

「我沒說錯吧？聽一色說，你們最近在吵架不是？三個人很少走在一起，那你們誰能保證不是你們之中的誰拿走的？」

他們三人面面相覷了幾秒，早宮接著用焦急的語氣說：「我、我們沒有人會那麼無聊——。」

「無聊？你們不管比賽近在眼前，自顧自的像小學生一樣和彼此冷戰。這才是無聊吧。」

「小企……！」「……。」

「你說話給我小心一點！」

赤座似乎忍不住了，他往前踏了一步，似乎想要揪住我的衣領。由比濱著急地喊了我的名字，雪之下凜冽的眼神掃了過來。我舉起手向她們表示沒事並繼續說道：「就算你說是我們拿的……我們真的沒有拿。如果不相信我們，你們可以去問一色。在我們離開足球部的時候，誰身上有獎杯？」

突然被提及的一色頓時承受了三個人壓迫的視線，她楞了一下，隨即搖頭說道：「……沒有，學長姊走的時候沒人拿著獎杯。」

「也可能是你們串通好……。」見元著急地說道，我瞥了他一眼。

「喔，你這樣說就嚴重了。你可以不相信我們，但這樣說起來，你連你們的經理都不相信啊。」

「學、學長……。」

一色小心翼翼地說道：「那、那個，我說，大家先冷靜下來吧……？也許只是哪個學長忘記放回去呀～？」

「……學長們沒有理由做這種事。」早宮搖了搖頭，他恨恨地說道：「可惡，那到底是誰拿走的……！」

「……總之，請你們先說明前因後果吧。獎杯是什麼時候不見的？」

雪之下出聲說道，她的眼神掃過他們三人。他們看起來似乎稍微冷靜了一些，畢竟是沒有證據就來找碴的那方，他們大概終於發現自身的行為是多麼不理性。見元無奈地抓了抓頭。「這麼說起來，今天在練習前，獎杯好像還在……。」

「啊？你在說什麼，那時候獎杯就不見了好不好。」

沒想到，赤座卻毫不客氣的如此回應道，見元瞪了他一眼。「……你是在說我說謊嗎？」

「誰知道？總之我沒說謊。倒是馬上就做賊心虛的人心裡才有鬼吧？」

「啊？你說什麼？」「怎樣？要我再說一次嗎？」

眼看兩人馬上槓上了，雪之下無奈地嘆了口氣。「……我再問別的問題好了，是誰發現獎杯不見的？」

「……是我。」早宮回應道，他垂下了頭。「因為我發現獎杯放反了，所以我把有字的那面轉到正面，才發現那不是冠軍的獎杯。原來的獎杯也沒有蓋在布下面……。」

「所以，見元同學在練習前，有確認到這點嗎？」

「……沒有，所以在那時就不見了嗎……？」

「你是在我之後進去房間的，早宮最後。所以我進去時，獎杯就不見了。」赤座不耐煩地說道：「但我也以為只是放反，沒想那麼多就走了。後來想起來，那時就不見了吧。」

「這麼說起來……。」

我看向這三人，用平淡的語氣開口。「你們都能把獎杯拿走……是吧。」

「你、你什麼意思？」

赤座再度瞪向我，這傢伙真是浮躁又很易怒啊。拜託別那樣瞪我，我好害怕。可別看我這樣，我可是意外地怕痛的。要是你真的動手，我絕對有辦法三秒內被 KO 給你看。

雪之下思索了一下。「……你的意思是，他們都有嫌疑是吧。」

她豎起纖細的手指，用說明的口吻侃侃說道：「因為獎杯長得都一樣，所以不論是見元同學、赤座同學還是早宮同學，都可以在進去房間後把獎杯替換掉，再把獎杯的方向轉到背面。至於怎麼帶走也很簡單，只要放在放替換衣物的背包裡帶走就好了。因為你們三人最近都不一起行動，所以沒有人能為對方證明，也因此……你們三人都有嫌疑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！」赤座憤怒地喊道：「不然就來搜每個人的背包啊！我才沒拿！」

「……沒有用的。」見元有些沮喪地垂下肩膀。「來這裡前，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方曾經拿著背包去過哪裡。就算獎杯放在背包裡，拿走的人也有機會放在別的地方……。」

「剛才我們把足球部室整個找過一遍了，總之不在部室裡啦～」一色補充道，她傷腦筋地扶著額頭。「怎麼辦，居然節外生枝了這種事……又要給葉山學長添麻煩了啦～。」

「妳也知道妳會給他添麻煩啊？」而且其實妳是「在」還有「再」給我添麻煩才對喔？

我單手撐著頭，斜眼看向三人。「不然我們就從動機來思考吧，你們誰最有可能把獎杯拿走？」

「……ㄉㄨˊㄨˊㄨˊ、ㄩˊ一……？」由比濱有些疑惑地複誦道，雪之下於是做出補充。「……也就是誰有做出這件事的理由。擁有最多理由的人，嫌疑自然也最大。」

三人再度面面相覷。過了幾秒後，見元勉強地開口。「……我想不出我們有誰非得  
拿走獎杯的理由。」

「……我也想不到。」

「.....」

赤座也放棄似地說道，早宮則是沈默不語。我看向早宮，他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。我揚起嘴角笑了一聲。「真的沒有？應該想的到幾個吧，像是……對了，那個獎杯究竟是誰的？」

眾人聽到後，除了一人以外，全都對我投以愕然的眼神。我清了清喉嚨。「咳，我是知道你們是一起拿到那個獎杯的。不過總是有人貢獻最大吧？像是那個誰，射門成功的那個。獎杯應該要給他才對吧。」

「……。」三人露出咬牙切齒的表情，見元不發一語地低下頭。我繼續平淡地說道：「還是那個傳球的？如果沒有他也不能射門吧。這麼說起來，獎杯是不是給成功傳到前鋒腳上那個人才對？」



「……你到底想說什麼。」赤座用壓抑著怒氣的語氣說道，但我沒有動搖。「只是在列舉可能性罷了。呃，這麼說起來。在一開始如果沒有守下對方的快攻，你們就會是輸的一方嘛。追根究柢的話……。」

「——應該給守門員才對吧。」

說完後，我看向早宮。他沉默著撇開了視線。見元和赤座都不可置信地看向早宮。一色則是用緊張的眼神看著我，幹嘛啦……不覺得現在我就像偵探一樣超帥的嗎？佩服一點是會怎樣。

「早宮，你……。」

「……我沒有拿。」早宮只是如此簡短地說道。

於是，三人陷入了猜疑的沉默。由比濱因為不知所措而低垂著頭，不過雪之下倒是心平氣和地看著我。這女人真的厲害……。

總之，這下可以做出結尾了。

只有現在，我要用我的做法、我的風格、我的方式——解決這個問題。

我要讓他們知道，他們所依賴、所信任、所緊握的那份關係，終究也是虛如浮冰、朽如殘木，難以把握且縹渺如煙的事物罷了。

「……說到底，足球是團隊運動什麼的，本來就是個謊言。」

我用在他們耳中，絕對是最低劣的話語，一字一句清晰地說道：「在你們國中的隊伍裡的其他人都到哪去了？和你們一樣在各個足球社發光發熱嗎？不可能吧，因為在那個隊伍中，你們才是最有實力的。就像現在一樣，一年級的部員有幾個？葉山有用他們當核心上場比賽嗎？」

由比濱似乎想說什麼一般張開了嘴，我伸手制止了她。我看著臉色鐵青的三人，繼續編織我的論述。「再說，全隊十一個人裡面，為什麼到最後獎杯會在你們三人手上？這不是很明顯嗎？因為所有人，包括你們自己——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因為有你們在才能拿到優勝的。」

我兩手一攤。「所以，獎杯現在在誰手上，就是因為那個人認為那東西是他的才對。當初理所當然地把獎杯從隊伍裡拿到這裡的你們，有什麼資格批評那個拿走的人？」

因此，爭吵著想拿回獎杯的你們——是虛偽、自私且做作的。

無需多說，我的態度已經清楚地向三人如此透露。

「……夠了。」

三人之中，看起來最成熟的見元靜靜地走到我前面，我沉默著看向他，他在下一秒用抓住我的衣領，用力地將我從椅子上拖起。

「見元！你在做什麼啊～！」

一色驚惶地喊道，由比濱也驚訝地站了起來。雪之下臉色一沉，用蘊含怒氣的語氣說道：「……見元同學，請你放開他。這個人說話的確不中聽，但那並不構成你可以動手動腳的理由。」

唔……好痛。我感受著喉嚨被壓迫的難受感看向除了見元的其他兩人。赤座和早宮都露出震驚的表情。但他們表情後的情緒則是我並不知道，也非我需要知道的事物。見元用極為憤怒的語氣對我說道：「……你這傢伙，根本什麼都不懂。」

他緊咬著牙，就像是緊繃著即將爆發的情緒一般顫抖地開口。「我不管你要批評葉山學長還是誰，但是你給我聽好，要是當時的我沒有隊友、要是當時的我沒有他們……光憑我，根本不可能踢進那一球。」

「見元，你這傢伙……。」

赤座屏息地說道，早宮則是握緊了拳頭低頭大喊：「對啊！要是沒有他們，光是我擋下那一球又有什麼用！」

「……我也是啊。」

赤座放棄似地嘆了口氣，他低聲說道：「如果沒有他們，傳球也是沒意義的啊……。」

見元厭惡地瞪了我一眼，用力地將我往前一推。我整個人跌坐在地上，揚起的塵埃不禁讓我咳起嗽來。一色和由比濱連忙跑了過來。

「學長、學長！你還好吧？」

「小企，站的起來嗎？」

我搖了搖頭表示沒事，並且抬起頭仰望看起來十分高大的見元。「……那麼，你覺得獎杯在誰那？」

「……已經不重要了。」見元冷淡地看向我，他隨即背對著他的隊友，用所有人都能聽清楚的音量說道：「因為……對我來說，獎杯一直在所有參加那場比賽的人那裡，從來都沒有動過。」

赤座聽到後，沉默地閉上眼。早宮則有些慚愧地低著頭。見元轉頭對兩人說道：「……我們回去練習吧，在這裡太久了，會被學長懲罰的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「……走吧。」

三人在最後用厭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魚貫走出了社辦。一色慌張地看了看他們和我並發出小聲的哀號。

「啊～真是的！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樣啦！學長，我馬上回來！」一色飛快地鞠了個歉意十足的躬便跑出門外。我坐在地上，一邊聽著一色在走廊上傳出的責備聲一邊深深嘆氣。

「……好痛……。」

我咕噥道，由比濱安靜地對我伸出手。我搖頭說道：「……不用，我碰到地板了，手很髒。」並自己站起坐回椅子上。

「我該怎麼說……。」

雪之下露出頭痛的表情。「……你啊，又在做這種事。」

「這樣最有效率吧？你看，他們八成也和好了。」

我回嘴道，由比濱難過地低下頭。「……也許是這樣沒錯，但還是希望你可以和我們一起想別的方法啦……。」

「你這個人真的是無藥可救……。」雪之下在書包中摸索著拿出紙巾遞給我，她一邊看著我擦手一邊說道：「……不過，這樣也不代表確定解決他們的問題了吧。」

「……不，解決了。他們之後就算有問題，應該也可以自己解決。」

我低聲說道：「因為……他們所需要的，只是言語而已。」

「……是嗎？」雪之下輕輕嘆息，由比濱低垂著眉。而我則閉起眼。

……想要傾訴的，往往無法用言語傳遞。

然而，言語仍有沉默所不具有的價值。

這三個人便是最好的映證，他們因為懼怕著自身語彼此所吐出的言語中可能帶有的含意，因此都選擇了沉默。

所以，只要打破這份沉默即可。

只要創造出讓他們之中的某人打破沉默的機會，他們便能再度擁有選擇言語的選項。在這個依靠言語的世界裡，他們便可以再度試著理解彼此吧。

「所以，你看出來了嗎？在那個影片裡……。」

雪之下靜靜地問道，我隨意地回答：「不，我什麼都看不出來。我也不能說那就是他們爭吵的原因。只是——。」

言語這種東西，本來就是隨人解讀的。

重要的並非我對他們說了什麼，而是他們聽起來是什麼。

人類本來就是這麼悲哀的生物。

我凝視著有些打翻的紅茶，流到桌上的液體早已失去了熱度。「……雖然說言語是不可靠的，但是還是有許多需要言語才能傳達的事物。那三人的問題就只是這樣而已。」

「……但是，我還是不能贊同你的作法。」

雪之下用清澈的眼眸看向我，但她隨即泛起溫暖的笑意。「……不過，辛苦你了。」

「真是的，你總是這樣……。」由比濱不滿地說道，不過接著也微笑了起來。「以後真的要先和我們說喔！」

「啊，嗯……。」我看著她們的笑容，不禁低下了頭。「不過，總之這委託是解決了……。」

「唉呀？誰說的？還有個問題吧。」

沒想到，雪之下卻挑起了眉毛。我抬頭看向她，她露出我十分熟悉的自信微笑。

「那就是……獎杯，究竟是誰拿走的？」

聽到雪之下的話，我沉默著沒有回應。由比濱恍然大悟地說道：「啊，對耶！獎杯還是不知道在哪嘛。」

她雙手抱胸，疑惑地發出「嗯——」的聲音。隨即她看向了我。「小企，不是你拿的嗎？」

「……是誰拿的不重要吧。」

對上她的視線，我趕緊撇開眼。由比濱於是眯細了眼直盯著我看。

「——唔，真是可疑……。」

「妳在說什麼？不可能是我拿的吧。」

我揮了揮手。「妳們都知道啊，出去的時候我又沒帶著獎杯。而且我把兩個獎杯放回去的時候妳們也有看到吧。」

雪之下輕輕笑了一下，正當她似乎想要開口說些什麼時，大門再度打開了。

「我回來了……。」

進來的是一臉苦悶，心情看起來頗為煩躁的一色。她坐到我身旁，垂頭喪氣地說道：「葉山學長都知道了，所連我在內被唸了一頓……。」

「真假，那傢伙會唸人？」嗚哇……真想看看。感覺沒什麼威脅性的樣子。畢竟那個人也說不了什麼重話。

「……所以，他們三人現在如何？」

雪之下向一色問道：「還是一樣不和對方說話嗎？」

「不，他們開始會和對方說話了！雖然好像還是有點尷尬啦～。」

一色哈哈笑著，但隨即斜眼看向我。「……話說，學長你是故意的嗎？讓他們都對你發火的話就會和好？這樣也太那個了吧。」

「那個是哪個？」妳是那種每天都把所有名詞換成「那個啊！那個！」的中年婦女不成。提醒妳，這是老化的前兆喔？要注意啊。

一色用不滿的眼神盯著我看，隨即深深地嘆氣。「……唉，雖然事情是解決了，但心情卻沒有比較好耶，為什麼呢……。」

她一臉煩悶地撐著頭，由比濱贊同地說道：「嘛，小企就是這樣啦。各方面來說都很可惜的人呢！」

「真是辛苦學姊們了～」一色理解地點了點頭，妳們在取得什麼無所謂的共識……。

「對了，等等葉山學長說會過來道謝和道歉喔～學長記得要趁機告訴葉山學長說我有多努力啦！」

「這委託我拒絕。」

「被拒絕了！」一色震驚地瞪大了眼，雪之下搖了搖頭，她看向我平淡地開口：「……總之，你先把獎杯還給他們吧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一色和由比濱都愕然地看向我。面對她們驚訝的眼神，我連忙搖頭說道：「妳、妳在說什麼啊，雪之下？我就說我沒拿了。」

「……真不曉得你在堅持什麼呢。比企谷同學？這件委託的確大部分是你解決的。所以就算承認也不會有人怪你。」

雪之下無奈地說道：「我沒猜錯的話，應該在這間房間裡吧？」

我沐浴在芒刺在背的目光中，不禁感到汗流浹背。好吧，只好投降……我嘆了口氣說道：「……在房間角落。」

一色聞言後馬上起身，啪噠啪噠地走向被雜物擋住，所以看不到的角落。她隨即驚訝地喊道：「啊！真的，在這裡～！」

雪之下無趣地點了點頭，由比濱像是等待很久一般用驚訝的語氣說道：「怎麼可能——小企，你是怎麼拿到這裡的？」

「對啊，學長，太奇怪了吧……。」

一色坐回我身旁，她將獎杯放在桌上，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。「昨天我們的確都是兩手空空地回來這裡啊……。」

「……妳們忘記了嗎？既然去的時候還在，回來的時候也沒拿著，那當然只剩一個時間了。」

雪之下用理所當然的語氣說道：「就是他說要去廁所，走出房門的時候。他就在那時把這個獎杯拿到這裡。」

「可是……人家那個時候有回頭，學長直到出門手上都沒東西耶？」

「……只是簡單的伎倆。」

雪之下喝了一口紅茶，她百般聊賴地開口。「一開始比企谷同學把冠軍獎杯和普通的獎杯都拿下來比較，但是最後他放回鐵櫃上的是哪個獎杯，就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已。」

她看都沒看我一眼便繼續說道：「所以，那時的冠軍獎杯和普通獎杯就已經交換位置了。之後也很單純，他故意大力開門和關門，讓在看影片的我們認為在這兩個聲音出現時才代表門被移動。但事實上他在說要去廁所時，用力開門和關門後，使用不讓門發出聲音的力量輕輕開門，把冠軍獎杯迅速拿走後再輕輕關上門，獎杯就這樣被他拿去了。」

「呵，雪之下，妳講的倒是簡單。這件事做起來還真是不容易。要不是——」

「要不是你這個人天生沒存在感，也辦不到對吧。」

「沒錯，還有還好獎杯下也有布墊著，不然其實也會發出聲音。」

看我和雪之下你一言我一語地回話，一色用不可置信的語氣說道：「天啊，學長，你真是讓我無言……學長就不擔心晨練時就被發現嗎？」

「什麼時間發現根本沒差吧？反正只是要讓他們把沒吵完的架吵完，但我倒是沒想到他們會找到這邊就是了。」

我揮了揮手。「而且如果是一般人看到獎杯被轉反，根本不會特地把它轉回正面，只會認為大概是沒放好。會這麼做的就只有認為這獎杯很重要的人而已。」

「唔——雖然是有感覺，不過沒想到真的是小企拿的啊……。」

由比濱喃喃說道，她看向了我。「所以……你很早就知道要這樣做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，鬼才知道他們為什麼吵架吧。我只是想讓他們把架吵完。」

我是在聽由比濱說他們有一次差點吵起來卻被阻止了才決定這麼做，有些衝突就



是要吵架才能解決。如果那時讓他們吵，搞不好事情早就結束了吧。不過要不著痕跡地讓他們吵起來，我就只想到這方法就是了……而且最後也沒能不著痕跡，不如說有點痛啊……。

「不過，雪之下。妳是什麼時候發現的？」

我向雪之下問道：「我可是很有自信沒被任何人看到啊，妳是那啥，背後長眼睛？」雪之下被我一問，不知為何垂下了眼，用欲言又止的語氣說道：「……是沒看到，不過你在門旁鬼鬼祟祟的，想也知道你居心不良。」

「咦？雪之下學姊，妳原來有發現啊？」

一色好奇地問道，雪之下簡單地回應「……偶然吧」並說道：「……不過，你事先向我們說明就好了，根本不用瞞著所有人吧。這點才讓我不明白。」

聽到雪之下的疑問，我搔了搔臉頰。「……我只是想如果被抓到，妳會直接承認吧。這樣會很麻煩。由比濱的話則是瞞不住謊所以作罷。」

「唔——這麼說也不能否認。」由比濱露出苦笑，一色則眯細了眼。

「……那我呢，學長？為什麼不先和我說嘛。不是我自誇，人家超會演的喔？」

「不，我知道妳演技一流啊。」不如說，誰不知道啊？「……只是和球隊經理說要偷走他們的獎杯，總覺得有點那個。」

「……學長真的在這種事上很死腦筋耶。」一色嘆了口氣，並用不滿的口吻說道：「一開始要我幫忙的，不就是學長你嗎？這種小事根本無所謂嘛～真是的……。」

「還真是陪你演了場鬧劇呢，比企谷同學？」

雪之下露出壞心的微笑。「你這樣做根本沒有意義，在他們說獎杯不見時，我就知道是你拿的了。」

「這麼說也是，妳怎麼沒直接說是我拿的？真不像妳。」

「唉呀，比企谷同學，你是不是小看我了？」

雪之下撥了撥頭髮，用得意的語氣說道：「我從沒說過獎杯不是你拿的吧？我可不像你如此公然的說謊。」

「妳在說什麼？我也沒說獎杯不是我拿的吧，我說的是我們唷？我們。」

「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……。」

一色用恐懼的眼神看向我們，由比濱也小聲說道：「小雪乃和小企真可怕……。」  
妳們在說什麼，姑且不論雪之下，我根本是清流來著吧！

……不過，就算我什麼都不講，感性和理性來說，由比濱和雪之下都已經發現是我拿走了獎杯。

一想到這個事實，我不禁露出苦笑。

……想要傾訴的，無法用言語傳遞。

我不禁想起聖經裡有這麼一個故事：人類想要建築一座通天的高塔。上帝為了讓他們失敗，分歧了他們的語言，使他們無法達到目的。於是這計畫終究以失敗告終。

——失去了語言，人與人便難以溝通。也就是說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大部分構築在語言之上，是脆弱不堪、一碰即碎的玻璃橋樑。

但是，即使如此。語言仍有非比尋常的價值。我們在彼此之間尋求著無語的理解，卻也渴望著能在彼此的言語中找到無可替代的那份價值。

「你在發什麼呆？杯子拿過來。」

「啊、喔……。」

我從雪之下手上接過冒著熱騰騰白煙的茶杯並喝了一口。紅茶特有的苦味從舌間竄起，我放下杯子看向有一搭沒一搭聊著天的三人。

……就算有著共通的語言，我們仍難以傳遞想要傾訴的任何話語。

但如果維持著沉默，我們也無法觸及彼此真正的想法。

——那麼，要怎麼樣，才能夠正確且正直的傳達自己的心意呢？

我漫不經心地思考著這個問題，一邊安靜地啜飲著紅茶，一邊翻開許久未碰的書頁。

**End.**